

# 八里桥古曾国遗址 发现“夏文字”

(上接05版)

## 石破天惊:四件文物发现“夏文字”

八里桥古曾国遗址位于方城县城南约4公里的潘河西岸,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目前豫西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二里头文化遗存,文化内涵丰富,主要遗物有陶器、石器和兽骨等,器物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八里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至今日,关于它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并未停止。不禁遥想,在这片广阔土地之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神秘往事?特别是在3件陶器和1件卜骨上,发现的4个极为独特又神秘的“刻划符号”,究竟是什么?想要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曾经参与1994年八里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乔保同和李迎年,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蔡运章,从未放弃对这几个神秘字符“文字”属性的深入研究,终于今年2月得出研究结果:四个“刻划符号”是文字,并形成研究论文:《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形成研究结论:

1.方城八里桥古曾国遗址的规模宏大,内含丰富,具有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的基本特质。这里发现的陶盆残片、陶且(祖)和卜骨上的“刻划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内容最丰富、也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

2.特别是,与方城八里桥古曾国遗址同期或之前的遗址均尚未发现“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来“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




3.八里桥古曾国遗址这4件内容较为丰富、且具有“自证性文书资料”的发现,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从而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从而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综上所述,八里桥古曾国遗址文字资料的发现和释读,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姒姓曾国的历史等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研究指出——

自裴李岗文化以来,乃至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常见刻划一个符号(或文字)的现象。这些独立存在的“刻划符号”(或单字),其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用途和归属相符合,可称之为“物象文字”(亦名“标识文字”)。它是“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记事文字。

八里桥古曾国遗址出土的2件陶盆残片上,均刻有“曲钩形”符号:一件是残高13厘米的鸡冠耳盆残片,在其腹壁外侧“刻有‘J’形符号”;一件是“一块夹砂黑陶陶片的内壁上刻有‘J’形符号”。

“曲”是象形字。甲骨文像一个弯曲的东西,中间有纹饰。金文与甲骨文类似。小篆像能装东西的器物之形。隶变后楷书写作“曲”。“曲”,《说文·臼部》谓“象器曲受物之形,张志聪集注:“曲者,钩之象。”《玉篇·曲部》:“曲,不直也。”《广雅·释诂一》:“曲,折也。”这说明“曲”字的构形,当如“钩形”曲折的样子。

八里桥发现的这2个“曲钩形”符号,与“实钩形”的构形相同,蔡运章、乔保同和李迎年研究认为,“这两个‘曲钩形’符号,都应当是‘曲’字的初文”。

那“曲”字在此处又有何寓意?已知商代金文中的“曲”字,均见于铜爵铭文。铜爵是盛酒的礼器。这些“曲”字当读如“麴”。《周礼·天官冢宰·酒正》“以式法授酒材”,郑玄注:“作酒既有米麴之数。”另外,“曲”、“甗”的含义相通。《说文·瓦部》“甗,甗也”,段玉裁注:“甗,所以炊蒸米为饭者。”

“古文甗为蒸,蒸,谓蒸之使柔。在《说文·木部》里解释‘柔,木曲直也’,有‘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的解释。”李迎年解释说,“‘柔’通作燠。《广韵·宥韵》里‘燠,蒸木使曲也’。因此,‘曲’字可以作为陶甗的象征,也就是说,陶盆残片上的‘曲’字,应当是陶甗的标识。”

《世本·氏族篇》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郟。”“曲”与甗的含义相通,而“烈”、曾的含义亦相通。《说文·瓦部》“甗,甗也”,段玉裁注:“甗所以炊蒸米为饭者。”“烈”,《说文·火部》谓“火猛也”。“‘曲’‘烈’都有使食物柔软、烂熟的意思,而‘曲’有可能是‘曲烈’的省称。八里桥遗址陶盆残片‘曲’字的发现,不但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始祖号‘曲烈’,而且也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乔保同说。

在一件陶且(祖)的残器上,其腰间有2个“刻划”文字。蔡运章三人通过仔细观察,认为左侧“刻划”的字与甲骨文“禾”字构形相类似,当是“禾”字;右侧的字,当是“人”字。陶且本是男性生殖崇拜的产物。在仰韶文化以来的远古器物里常有发现。“且”同祖。《诗经·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孔颖达疏:“祖者,始也,己之从始也。”《尔雅·释诂上》载:“祖,始也。”《礼记·檀弓下》“君子念始之者也”,郑玄注:“始,犹生也。”《庄子·大宗师》“不忘其所始”,成玄英疏:“始,生也。”说明“祖”有始生之义。而“禾”亦有生义。《诗经·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孔颖达疏:“苗生既秀谓之禾。”可见“禾”当是生人的意思,正与陶祖的用途相符合。因此,“禾”2字当是陶祖的标识,意在说明陶且的名义和用途,应属纪事文字的范畴。

羊肩胛骨卜骨其“下部正中刻有上下两个小字‘J’”,均与甲骨文“乙”字的构形相类似,为“乙乙”2字。《史记·律书》载:“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释名·释天》说:“乙,轧也。”《集韵·迄韵》:“乙,象春艸木冤曲,其出乙乙也。”《文选·陆机〈文赋〉》“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乙,难出之貌。”《谷梁传·襄公十九年》“轧辞也”,范宁注:“轧,委曲。”“这则卜辞的大意是说,事情进展艰难委曲吗?由此可见,这件卜骨刻辞应是夏代曾国贵族占卜的真实记录。”乔保同说,发现陶盆残片、陶且和卜骨上的“刻划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内容最为丰富、也是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这4件内容较为丰富、且具有“自证性文书资料”的发现,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从而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从而证明了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③6

(下转07版)



陶器残片照片



陶器残片文字拓本



羊肩胛骨照片



羊肩胛骨文字拓本



鸡冠耳盆残片照片



鸡冠耳盆残片文字拓本



带玉斑石斧



扫码看详情